

譚正璧著

芭蕉的心

新中國叢書

一九二三年八月初版一千冊

每本實售大洋二角

此書有著

者

譚 正 璧

作權不准

翻印

發行者

新中國叢書社

總發行所

上海民智書局

序

我不信中國舊有的語體文，是都沒有立足點的；我更不信現代歐化的語體文，都是能够永久站在水平線上的。

我本于上述的意見，折衷于新舊兩派之間，著成這本『芭蕉底心』——實在我底作品，都是本這種意見而作，像知己和故鄉與愛……一類——將來是否要受人攻擊或譏笑，我暫時不問，不過我行吾底意志吧了。

以上是舉本書底藝術方面而說：

至于本書裏面所含的思想，全是屬於科學底哲理的。我極崇奉托爾斯泰底『愛之宗教』而深信『愛』是世界上最人類底生命之光和花，在這不斷而又無限的空時間裏，燦爛而又灼燦。在同時，又崇奉我國古代『物極必反』底哲理。這種哲理，在中國古代底思想上占有一大勢力，易經上的『否極泰來』一句話，竟沿用爲成語，與時代相伍，其勢

力可見一斑。而在周秦諸子中道家爲尤甚，至于列子說的「物不至則不反」，老子說的「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」，更爲顯見。莊文書中，在在可見，更難枚舉。這「物極必反」底哲理，我們可沿安斯坦底相對律之例，而名之曰「相對哲學」。「否」之相對爲「泰」，「泰」之相對爲「否」，而無絕對的「否」和「泰」。所以世情上之悲歡，苦樂，離合……可以說：『悲即是歡，歡即是悲；苦樂，離合亦復如是。』叔本華底「世上只有絕對之苦痛」一言，亦等諸虛妄。而易卜生底「甯無母缺」主義，倘他知道「缺卽是全，全卽是缺」亦可以無。所以「愛」之相對是「恨」，而美滿到了極步，便受摧殘。這是勢所必然的，而我又深信不疑的。本書的大旨，全根據在這裏，書中在在可以見來，茲不一舉。

我又信兩性問題，暫時不難解決，而難在永久解決；看書中論戀愛之謎一段，便可見得。至于互助問題，我以爲不必同時站在同一線上，只消互相消長，使之不正不負便够了。看書中莉珠替孟俠添粥，孟俠要自己添；莉珠道：『這次我去，下次你去使了。』這一來，在

職務上和時間上，俱受了經濟的影響，而不至蹈于虛僞，方才算得真真的互助哩！

至于我做這篇底動機，在看了戀愛之謎和茵夢湖以后，而中間經過情形，在我續著的『故鄉與愛』內言之甚詳，可以參看。

以上是就本書底思想方面而說：

就本書底事實，一半可以看出著者所處的環境，一半可以看出作者所俱的思想，這是不容諱說。煩讀者自己去意會吧！

一九二一九，一五正壁病中叙于黃渡

芭蕉底心

▲舊時月色

月光從窗子裏照到牀上，被面上都映着。懶懶地張開睡眼看時，帳子里面白的像雪洞一般，微微覺得涼意侵人，心思頓時清了許多，便輕輕地翻了個身，把頭兒緊靠着枕头，那一絲絲散碎的髮毛，披了滿枕，頰上觸得很不舒服；就從被裏伸出手來，慢慢地把前面的鬢毛整了一整，便覺得舒服了許多。順着又略略地把被推過半邊，露出半個身子來。自己轉眼看到自己身子，被白光映得毛孔可辨；看到那灰白色的手臂上的一塊紫色的血痕，頓時心潮推湧起來。

『想他做甚？白想罷！』

不想！朦朦的睡眠，禁不住就閉了。眼前總是白白的，曉得這時月光還沒移開。這時月又推高了些，把牀後玻璃窗後的那顆芭蕉底影，透過玻璃窗，映到帳子上面。一片片的

葉子，已是散了開來，只看不出是青是黃；依舊睡不著，又張開眼來，向四周看了一回，看到帳後——

『芭蕉底心已碎了，葉兒還……』

過去的影像，又在心潮裏湧起來了，這睡眼兒便不覺得倦，死釘般的看着那芭蕉底影，一片一片地散了開來，只是看不出是青是黃。心裏只是想——細細地想。

『想他做甚？白想罷！』

不想！強閉上眼，眼前總是白白的。煩悶的很……這月亮可惡極了，伊今夜這樣地擾我睡眠，明夜定要掛了簾子睡了。心潮涓涓似水，身體充滿着涼意，簾子上像是舖了冰一般，依舊睡不着，還是靜坐一會罷。便把被完全推在腳後，慢慢地從簾子上爬起來，盤膝坐着，定了一回神，煩悶得很，心潮總是油油地在那里浮動。數息罷，……一，……二，……三，……呀！息比心潮動得慢，數息忘了……又想到什麼……芭蕉底……心……散……散了的葉

莉花……

『索性想他一回罷！』

心潮便怒也似地湧起來了，這時的神魂，已飛回到一年前的影像裏去了。

▲歌心

一顆又綠又肥的芭蕉，種在屋後園子角裏。沿屋的櫻桃棚，綠蔭如蓋地籠罩在幾只斜亂的椅子上面；垂下許多絲兒，都在風裏蕩漾。這樣又熱又倦的初秋天氣，在這裏還深深地透滿涼意。一只稍矮的椅子上，坐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女，身上穿着一身湖色的紗衫褲，髮兒掠得光光的，兩鬢蓬鬆，掩着一個鵝蛋式的臉兒，兩頰像染上玫瑰汁，猩紅的嘴唇，又綴着一雙點漆的明眸，那時伊不住地朝着前面籬笆邊的花望着，露出一副活潑伶俐的神氣來，手裏拿着一本半開半捲的書兒，知還沒有看完。

微微的風起了，伊望了一回，望得似乎有些倦了，就再拿起書來，揭了幾頁，慢慢地看

芭蕉底心

四

着，臉上忽地現出一種美愛的笑，兩頰頓時都起了深紅的微渦，血也似的嘴唇裏面，露出一條如銀如雪的白線。當時伊一面眼兒看着書，一面嘴里便輕輕地唱道——

『我只愛我底哥哥；

我底哥哥也很愛我。

哥哥呀！

抱着我。

我呀！

偎着哥哥。

我底哥哥呀！

你不要見了姊姊忘了我！

唱到這裏，伊便喊道：『孟俠哥哥！孟俠哥哥！這裏又有一段好歌兒了，你來看啊！』

屋後的小門里，接着發出個聲音回答道：『莉珠妹妹，你又見了什麼好歌兒來了，待我來聽……』這聲音未完，門裏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來，他身上穿着一件夏布短衫，露着肱，一條短腳褲，一雙長而且黑的襪，直拖到腳踝上，滿面堆着笑，裏頭含着一股英爽之氣，不過雙眉不展，像有什麼悲苦似的，顯見得這笑是強笑；但他灰白的兩頰裏，却因此現出一些紅色。那少女早從椅上跳下，走向前來，牽着他手，含笑地向他說道：『孟俠哥哥，你讀了半天的書，這時應該歇歇了。我恰好看到一只好歌兒——還有別的好歌兒，你講給我聽，你也借此散散心罷！哥哥好嗎？』那時少年點了點頭，就堅捏着伊底手，在椅上坐下；一壁坐，一壁說道：『莉珠妹妹，你看見了什麼好歌兒了？是不是和昨天的一樣嗎？待我瞧瞧，究竟有那麼好。』莉珠把身子撞在他懷裏，搖着頭兒說道：『不——不——比昨天的還好上萬倍哩！不信，你看：』伊就立起來，把那本書揭開，指着給孟俠看，嘴裏又說：『哥哥，你看這只還不好？我以為要算歌兒中的最好的了，再好也沒有了。』孟俠接着，看了一遍，

點點頭微笑道：『果然很好！不但意思好，而且聲調也好，你底眼光越發精明了！』莉珠又嘻嘻地攪在他懷里，笑着又問：『哥哥！你有姊姊沒有？』孟俠會意，把伊推了推，笑着說：『妹妹！你放心罷！我是沒有別的姊姊妹妹的，只有你是我底妹妹——是最愛的妹妹！我只愛你一個妹妹，你相信我嗎？』莉珠依舊笑嘻嘻地說：『爲什麼不信？我還相信你永遠的愛我，你還要我和你永远地住在一處——不過哥哥，我也永遠的愛你，你可知道？』孟俠把伊摟着，吻着伊金絲的髮兒，像感激似地回伊說：『這是我素來知道的妹妹，我得到你這樣一個妹妹，什麼「堆堡的黃金，連城的璧玉」，我都看不起了。你放心罷！我底生命，就是爲了妹妹而生，我情願放棄我一切人生的幸福，無論如何，我不願和妹妹離開半步。我親愛的妹妹，你懂得麼？』說得這裏，便又吻了吻伊的額，伊緊緊地摟着。莉珠俯下頭，只是嘻嘻地微笑，現出一種美滿，遂望的神氣來。

微微的風依舊吹着，他們倆底衣裙和頭髮，都在風里顫顫地動。

『好了，好了！這只好歌兒，引起我們一番話來，倒把正經忘了。妹妹，你去搬椅來坐了，我講給你聽罷！』過了一會，孟俠忽地說：『荊珠果然站起身來，把書授給孟俠，便去移了那只矮椅，放在孟俠面前，伊便坐下。孟俠把書放在膝上，揀了幾個好的歌兒，和伊講了一回。伊也停着神，心裏意會地聽，時時點點頭兒，約摸講了三十多分鐘，荊珠便止着說：『哥哥，夠了，倘再講太煩神了——你所講的，我以前都看過；不懂的，現在都懂得；已經懂的，現在更明白了些。哥哥，現在你閉着眼，養養神。我再揀一只好的歌唱你聽，比昨天唱得再清脆些，好嗎？』伊就不待孟俠回答，把那本書掩了，嗽了幾聲，掏出手帕來，拭了拭額邊的汗，便唱起歌來——

『你儂我儂，忒煞情多；

情多處，熱如火。

把一塊泥，捻一個你，塑一個我。

芭蕉底心

芭蕉底心

八

將伊們兩個一齊打破，

用水調和。

再捻一個你，再捻一個我。

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

與你生同一個衾，死同一個槨！

孟俠聽到這裏，張開眼，又笑起來說道：『這是趙松雪夫人底調笑詞呀！妹妹！你爲什麼只愛這種歌兒？你這樣的年紀，愛情便這樣濃厚；到了長大些，不知要顛倒到怎樣呢！只是愛情似一種美麗的花，越是美滿，越要受人家妒忌，摧踐。我們要時時刻刻留心裁養他，妹妹！我和你一同保護這朵花罷。我們倆底生命，都隨着這朵花的開落；我們保護這朵花，就是保護了我們倆生命……』

微微的風又起了，屋頂上的煙凸里，已出了好一回的白煙，把這櫻桃棚籠罩住！這時

火也似的太陽，已浮過這半個地球，把光明送到新世界去，不一會，月亮兒就在東面起來，頓時代替了這太陽底威力。

花間的兄妹兩人，他們講得口也渴了。心上的花，已開到將近足度了。那時有一個婦人聲音，在屋子裏喊着：『莉珠！好同你孟俠哥哥進來了，夜飯已經預備好了。』伊連忙應了一聲，說：『母親知道了，我們就來了。』回頭向孟俠笑着說：『哥哥！我們吃夜飯去罷！』當時佢們攙着手，慢慢地並肩着走進門去。

這櫻桃棚下頓時寂寞了！單剩那掛着的許多絲兒，裝滿着新葉，和晚風顫顫地作戰，幾只椅子上，也漸漸地沾滿了露水，「寒露最爲欺人，得地便沾，」這話真不差的。這顆芭蕉，依舊默默地站在牆角子裏，把他們倆方才的情狀，牢牢笑印在伊底含着露珠的心裏。倘然世界從此靜寂了，只有芭蕉底心，是永遠滅不了的。

▲水晶簾底

芭蕉底心

月光涼涼地照着，照得大地都白了。習習的西風，把熱氣慢慢地送盡。又下了一陣露珠，頓時這大地像洗濯過的一般。又是光明，又是清涼，只可惜人們都進屋子裏晚餐去了。

一間很闊的屋子裏，前後都是窗子，兩邊通着門，中央放着一只圓檯。這時圓檯底周圍，三個人坐着——孟俠、莉珠和莉珠底母親——在那里夜餐。莉母坐在中間，他們面對面坐在兩旁。但倆這時都寂寂地只管吃飯。孟俠忽地偷把莉珠看着，看得呆了；莉珠偶然抬頭看見他這種傻樣子，便微微地一笑。孟俠忍不住也笑了。忽聽得莉母說道：『莉珠，方才收到的你父親寄來的信，你見了沒有？』莉珠忙道：『什麼！父親有信來麼？我爲什麼一些也沒有知道？母親！父親底信裏，可有什麼關於我的話？』莉母道：『那封信放在臥室裏的桌子上，你吃好飯，去拿來看一看便知道了。』說到這裏，也笑了一笑，接着又對孟俠說道：『甥兒！你母親這時病着，你知道了沒有？』孟俠忽地吃了一驚，放下碗，忙問道：『甥兒沒有知道，可是姨夫底信裏說嗎？病勢怎樣？想來我一定要回去一躺的了……』莉珠插

嘴說：『哥哥！你當真回去嗎？』孟俠還沒回答，荊母便說：『荊珠，你這孩子小不曉事。你這哥哥底母親，伊家裏只是一個人住着，你哥哥又沒親兄弟姊妹，又沒有父親。這時有病，正是你哥哥回去盡責的時候，爲什麼不回去？』說得荊珠默默無言，只管俯下頭吃飯。荊母又對孟俠說：『信上說你姨夫去望伊底時候，也還起牀，大約不十分重。』又說：『伊底病源，是因過於勞碌所致。據醫生說：筋骨太枯，不宜多勞動，再發時便不易好了。』說到這裏，又歎了一口氣，『……伊也太不自量了，年紀也不算不老了；況且甥兒今年也十八歲了，再耐着一二年，什麼事都不要憂了。自己不曉得自己身體要緊，那樣下去，倘當真……』說到這裏，連忙截住，又改口說：『伊和我只有姊妹二人，我現在只生你荊珠妹妹一個女孩子，你姨夫雖然說『生女和生男沒有什麼兩樣』，但我心裏總不大滿足。這幾年來，甥兒天天教伊讀書，雖然淘氣得很，到現在總算已經讀了不少，不過再過二年，甥兒便要出去謀事做了。我想：那時送你妹妹到城裏學校裏去讀書，一來伊父親也在城裏，二來你母親又』

好照應伊，那時我也放心……甥兒，你這次回去後，大約不是三天二天可以回來的；總要待你母親全好了，你再伴你母親來到這裏，索性住過一個秋天，我也好順便勸勸伊，這樣年紀，可罷則罷，不要太看不破，總要以身子爲重才是……』孟俠只管點着頭，愁容滿面，勉強按着飯碗再吃。那時莉珠也呆呆地看着他，又時時回頭看看母親，不一回，晚飯已罷，莉珠同伊母親進臥室去，孟俠便一個人回到書室裏來。

書室很小，兩邊的玻璃廚裏，都裝滿着圖書。一只書桌，靠近窗前，窗外便是櫻桃棚這時，從櫻桃絲的隙裏，透出一線二線月亮光，射到室裏的桌上。他回到室裏，把窗前簾子放下，點上一盞光力軟弱的火油燈，懶懶地坐下，面上依舊愁眉不展的，有意沒意的拔開一支筆，揭開一本簿子，便停着神想——想要寫什麼。

『哥哥，我又來了！』莉珠從外邊跑進來，喘着氣說：『——你曉得這回我父親信裏，對我說些什麼，你試猜看』孟俠忙回頭道：『妹妹，那信你已看過麼？我想：姨夫大約不會